

錄紀惠淑李 講演民偉宋 〈會習研範規事議期七第〉

(上)織組動自與步初權民

今天談民權初步和自動組織，我們也許都不明瞭自動組織的意義，但我們都知道，現代是一個民主的時代，既是民主時代，當然應講全面性的民主，而往往在我們談民主，總會立刻想到政治上的民主。台灣經過多年努力，在政治上的民主，雖和理想還有一段距離，但在整個形式、制度和構架上，也算進步得相當不錯。至少，一些政府機關、縣、鄉、鎮等的政府首長，都是透過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選舉過程而產生。只要是選民同意的人，我們的政府或任何人，都無法不使其擔任此職務，在早期當然無此可能，目前則逐漸有此趨向。在選舉的過程裏，當然不免也有金錢、暴力的介入，但較早期也好得很多。如何不使暴力、金錢污穢選舉，端賴各位今後的努力，設法去改進。從政治制度上來說，在內容上，我們不敢很完全地說是；但在形象上，我們可以完全加以肯定。在民主時代，社會不只求政治上的民主，事實上政治上的職務很少，只有幾個公職人員的職務可以競爭。我們除了在政治上民主還要擴及另一個層面，也就是社會上民主及經濟上民主。尤其是社會上民主，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一種民主生活、民主素養和民主感覺。談經濟上民主，我們都曉得在台北市

我們都曉得從高中到現在，只要是有關於國父的東西，好像都需要念，又覺得沒什麼內容。民權初步給我的感覺，在早期也是如此的，後來逐漸經過集合討論，深感決定問題的重要性，才慢慢發現，如何使我們的討論更快，更能將大家的意見充分地表達出來是很重要的，而且能作一個明智的決議，這就是國父所說的「群策群力」。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編輯室：八六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電話：○五二一八二八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昀	其	張	：人	辦	創
湖	鏡	張	：人	行	發
武	嘉	鄭	：長		社
文	志	王	：長	社	副
臻	福	李			
齡	惠	葉	：輯	編	執
清	正	蕭			

商行號，其組織型態，除少數幾個個人獨立經營的小商店外，大部份都是以公司的制度向經濟部登記，然後成立。何謂「公司制度」？也就是公司
的主權不在少數人
的手裡，而在於其
放票的股東才是決定

威脅的股東，持有股票的股東不是決定公司政策和重要方向的人物。他們透過什麼過程來表達意見呢？是透過股東大會。股東大會理論上是每年召開一次，但最少兩年要開一次，股東大會一年一次實在不夠解決公司重大問題，因此就選出一些董事，組成董事會。除董事之外，在開會期間也會選出一些常務董事會，組成常務董事會，來處理公司日常事務，作成一些決策，然後從這些常務董事會中推選一位董事長。不論股東大會、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都不是真正運作的（即不是處理公司實際事務的），他們只是作成公司決策的。股東彼此之間以股票來計算他的投票數，只要他們擁有一定的股票，股東和股東之間的投票權是相同的。選出董事之後，董事和董事之間，彼此是平等的，誰也不比誰更有決定權，他們彼此間都有共同的決定權。但公司的決策，對一定問題應當只有一種決策，故必須透過討論、辯論的過程以作成決策，這就是經濟上的民主。決定後交給總經理帶領各部經理和各

社專消息預告

△國際商務研習社於四月二十九日（二）～五月四日（日）一連六天舉辦第五屆國貿實務研習會，研習內容如下：一專題講座：包括各項貿易實務及貿易公司實務概況。二、參觀世貿中心。三、影片介紹。

報名至今日截止，請至
大義館前報名。
△植物、中醫學社於二
十九、三十日假華岡博物
館，舉行植物中醫聯展。
△地方戲劇研究社於三
十日中午十二時至一時，
假大義廣場，舉辦文化廣
場活動。

△易學研究社於三十日晚六時假德一〇二，邀請陸雲遠老師主講「陰陽五行之神秘」。
△電機學社於三十日假義三一七，邀請黑幼龍教授主講「現代國防科技」。
△電機學社於五月一日假義三樓電機實驗室舉辦電機系展。
△農村服務社於五月三日假濛濛谷，舉辦薪傳營活動。

課職員去執行公司政策，所以經濟上的民主逐漸開始發芽生根。但在台灣社會中，董事長本身兼職經理的很多，家族的工商行號也很多，無庸置疑的，這比早期也進步很多。

除政治、經濟上民主之外，和我們最有關係的是社會上民主。社會上有各種範圍層次、不同職業的廣大群衆，他們應當有自由自在的權利組成他們想組成的團體。現在有很多團體，稱為社會團體。服務性社團有：獅子會、青商會、扶輪社等；學術性社團有：孔孟學會、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教學研究會、憲政研討會等；更有以職業為範圍，所組成的團體，如教師有教育會，工人組成工會，地方上有公會，縣有縣公會，合起來有縣總公會，再合起來有省總公會，另外還有機械公會、紡織同業公會等；體育性團體如劍道、棒球；由於每個人的興趣、愛好不相同，著重的要點所在也不同。若是在集權社會，就必須經過規劃，然後強迫個人參加社會團體，著重分配卻不重視個人意願，有時還不同意團體的存在。而民主社會，就截然地有開放性，只要是任何一群人，他們認為有共同的興趣、有共同的鄉土關係（如同鄉會）、有共同職業、共同研究範圍、內容或有共同愛好，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組成團體。所謂的「自由自在」，用一句老名稱，就是「自動組織」。

目前，人民團體的組成和學校裡的社團是一樣的，但學校的社團是一群興趣相同、一群考進來科系相同的同學所組成的各種團體。團體要向學校登記，學

變。但多半很多社長上任，都先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到學期末才修改，這就算是有「法治觀念」。章程通過後，就成憲法，付諸執行，然後選出幹部以推展會務。這團體還須向法院登記，成爲社團法人，而學校社團只要向學校登記即可。一切有關於人民以不同的因緣聚在一起，然後組成團體、推展會務的過程就是「自動組織」的過程。

東歐今代詩人譯介之三 / 陳瑞山

亞諾斯·畢林斯基

匈牙利詩人亞諾斯·畢林斯基(János Pilinszky)一九二一年生於首都布達佩斯，一九四七年以他的第一部詩集「鞦韆和雙檣」(Trapeze and Bars)，贏得歐洲著名的保木加藤獎(The Baumgarten Prize)，一九七一年再以他的詩集「大主教聖像」(Metropolitan Icons)，獲得匈牙利的亞提拉約瑟夫獎(The Attila József Prize)，而在一九八二年不幸去世了。由於他的人對生活之忠實態度，和他的詩一對人類在無助狀態下心靈之掙扎與探索；使得畢林斯基的地位遠非一般泛泛之輩可比擬，而被視為匈牙利文壇上之大將。在輩份上，他同捷克的霍祿伯(Miroslav Holub)，波蘭的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以及南斯拉夫的瓦士科·波帕是同輩的。然而，畢林斯基所受的影響多半來自一些非詩人的物，如梵谷(Van Gogh)、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中的人物和現代基督思想家威爾(Simone Weil)，因為他們的心靈掙扎、輾轉於自我毀滅或成聖人的氣質，像雷電般閃擊在畢林斯基的心中。一九四四年，他入伍從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德國犯人營裏被關了幾個月。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間，他和朋友合編了一份現代派的文學和批評雜誌叫Ujhalás，由匈牙利年輕一代的作家所支助。他們主要是受到西歐的潮流和由西方世界所代表的傳統的影響。隨後，由於共產黨控制了匈牙利，他的雜誌被禁了，而畢林斯基從此就在文壇上沈默了十一年之久。據說從此在十三年中他只寫了十六首詩。

他的第二本詩集「第三天」(On the Third Day)之出版，在匈牙利文壇上可謂是一件大事。在這本詩中，畢林斯基反映了他

燔祭。並隱射在共產黨壓迫下的一切不幸和犧牲。

他的作品有兩個主要特色，即是詩句結構的怪異性和他的天主教教育背景。他的詩句、語言中常會有些奇癖的家傳語；在結構上常會有突然冒出或省略的東西，這一點當我們讀「偽經」一詩的第一段時，最可感覺出來；這種非邏輯性的跳躍，似乎是他的靈結構。畢林斯基說，他的這種詩中言語是從他阿姨那兒學來的。他說：「她在一場意外中生了病，自此以後，她的語言就幾乎無法超越童稚語的結巴與斷續……這就是我所吸收的；而這也就是我們母語的優美性，所以我們就接受了它，而不願意去增飾些什麼，因那會傷害它。」這就構成了他獨具的詩風。另外，就是畢林斯基在他詩中所呈現的他與天主教教義之內在關係。他的這種關係既不是快樂的亦不是單純的。雖然他絕對否認他是個宗教詩人；但是從他詩中反覆出現的彌賽亞意象，以及他的宗教似神祕與渴盼；我們似乎可以推斷他骨子上原本就是這麼樣的一位詩人。他的詩集「黑色的天堂」(Dark Heaven)，就表現出這種人類處在不可知論裏的孤獨和無助。這本詩集後來被賽文斯基(Endre Szévánzky)改編為樂曲我們也可以說若畢林斯基的詩離開了對神的呼喚和祈求，則他的詩的效果會大大地削弱。然而畢林斯基心目中的神到底是什麼呢？英國詩人泰得·休斯說：「祂是一種似乎不存在的，如果祂存在，也僅僅是爲石頭而存在；但又不是無神，而是一種與傳統基督教義不同的神的來臨。一種不出現且具負

的痛苦以及那些正在參與這痛苦的事物，我們走向真理。：而這種對『荒蕪之神』(Blind God)的顯現，就是畢林斯基詩中所閃現的光芒。「我個人以爲，畢林斯基這種透過受難而企求真理（雖然他也在『網中魚』(Fish in the Net)一詩中說：「受難無法將我們自地獄中救贖出來。」），以及他詩裏對人類無助的心情，似乎只有通過這個死亡之宇宙才能通向永恆的觀念是非常里爾克的(Rilkean)。里爾克在他的「杜以諾輓詩」(Duino Elegies)裏就表現出「天使的、冷漠的」，痛苦與受難是人類唯有財富，在這世上人類只是個相互間無助的陌生人，而且也只有經過這種悲悼和受難的過程，人類接受了他的下一生——死亡——永恆，才是生命真實的部份。但是，里爾克認為人類必須學習心平氣和地來接受死亡。畢

林斯基呢？

有了以上初步的了解，我們再來看看畢林斯基詩中所出現的世界是怎麼樣一個荒原？我們都知道上帝完成了宇宙的創造後，第七天陽光如新雨般灑落在大地上，於是世上的世界，就是畢林斯基在他詩中企圖去尋回的，就如同他在「偽經」詩裏所言的：「樂園裡曾經在這兒。」但是，就整首詩來看，他這種企求與努力，似乎是徒然了——人臉都成了石頭，上帝只是爲石頭而存在了。在遭受痛苦和疏離感的折磨，畢林斯基就以一種非斷的，總得活下去，因而如何在這塊龜裂的田野上求生存、學走路(Learn to walk)，就成爲這些石頭人主要的生活內容了。然而「天空還是我們祖先飛過的天空」(白萩了一雁)、「土地還是我們祖先鋤過的土地」，但生存的世界變了，不幸地變了，戰爭這創子手把這世界所賴以生存的價值體系摧毀了；畢林斯基在一肖像下(Under a Portrait)一詩中嘆道：「我老了，且我什麼都不信了。」且對這個精神荒原，他在「沈默」(Epilogue)詩中自問

被埋在燃燒的星子下
在夜之泥漿裏
你可聽到我的沉默？
宛如滿天的鳥雀向前飛近。
我仍維持著這無語的上訴
你可接到了我的控訴？
難道我會無的放矢嗎？
我在你異國的天空下？
我四周閃現著
恐懼之暗礁。

任憑我信靠你吧，上帝
我是多麼企望你的近臨，
顫慄
使得衆愛之愛更熾烈。
我像樹之千葉：
賜予一個名，賜予一個美麗的名
我不把我的氣數已盡
既使我的氣數已盡
我的呼喚仍不會哀歌。
我不在我的知覺裏，卻在泥土中？」這石頭

自雪白的鏡中，猛然朝我擊來。唉！這是何等的經驗！且他又說在這種世界裏「只有混亂在滋長，受難而沒憐憫」(What Unconsciousness and Suffering without Mercy)。讀者若讀過烏克蘭作家布羅斯基(Tadeusz Borowski)的短篇故事「石頭世界」(The World of Stones)，當可體會更深。這些都是借石頭的意象來傳達人性異化後的特質，如僵硬、麻木、冷漠、愚鈍，以及沈默。

另外，在「偽經」一詩中的人稱代名詞「你」，似乎泛指著聖經中三位一體——聖父、人子和靈。如此則「你」所出現的矛盾就可解開，且同「控訴」一詩中的「你」也可相通了。且關於畢林斯基在詩中有突然冒出的詩句，我在翻譯上也酌情給予保留，以維持他的詩風；雖然讀者可能爲此而「受難」。

過受難而企求真理（雖然他也在「網中魚」(Fish in the Net)一詩中說：「受難無法將我們自地獄中救贖出來。」），以及他詩裏對人類無助的心情，似乎只有通過這個死亡之宇宙才能通向永恆的觀念是非常里爾

社研電 ■ 〈紹介影電〉

介簡人證

中國藝術的好古風尚，亦見諸宜興茶壺的造型，名家古器，歷代皆有仿造；雖然器型被重複因襲，但其中自成潮流，而每代皆有其特有的造型。

茶壺是反映時代風尚的產物，而該時代的品味，亦規範其造型及紋飾。

宜興壺的造型，可以分為下列各類：

幾何形、自然形、筋紋器、小形壺或水平壺等。於宜興壺生產的名

「主社會」與「次社會」的衝突、協調問題，在「證人」(Witness)一片成爲主題。澳洲來的彼得威爾，一直是探討這個題

目的熟手，他早期的「懸崖下的野餐」，使用大量篇幅描

寫澳洲的土著(精神)文明和白人(神)文明相遇以

事變，透過蘇卡諾政權

的改變，開始探討這個問題。

彼得威爾第一次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將探討文化衝突這

個令他百試不厭的

福特，多年共事的老上司。在風聲鶴

唳、走投無路下，

福特多年共事的

巧不巧，是自己(

後指使並包庇這件

滅口凶案的，則無

辜，乃至於「和平

」與「暴力」之間

究竟提供了客觀判斷，還是製造鴻溝

和隔閡？

彼得威爾第一次

在美國一展身手所

拍的這部「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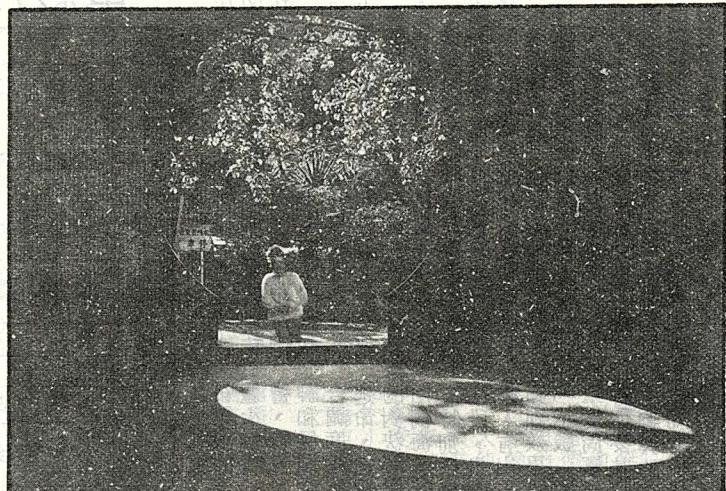
傷兵手札

圖/文：吳仁麟



曾經

II：中場 一直把鎢絲燈的感覺
比擬成陽光
把掌聲的感覺
比擬成滿足
一次又一次的
在求與得之間跌落
或成就
但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天
如此渴望逃避
甚至離去



III：幕將落

昔日曝光在膠卷裏的問號
已不用再做任何的模擬
除了回想
已經沒有任何的課題